

聊齋志異

御齋文集

聊作老異

古詩

諸王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適六河於旅舍仍步門外遇里戚趙更

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和執其手叙舊臨好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陶器

步趙與之南車去斯馬呼曰去去來復其明王乃起與酒

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某處客寓信休寢訪附記下類采

出王歸便不安離席告別趙趙曰今日休月

月眉目含情儀度婉婉神仙也

曰此如沈世

天侯門露

欲言顧曰不言去矣又獻請之
性湯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
果少之蹠頭言於母曰母曰責我作
人報母有日何以區之放却財神去媼以女
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
正敵院蒙遣僂義即空重若傾囊博此
惡妾妾夙虛實非所願願未有數篇可託
聽譙鼓已三下笑女急易男装艸以告

主人扉王故從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收逆驢自上從轡極馳
日不容啓肩后但聞風鳴平州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惧乎
妾非人狐耳母貧流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
恙王略無疑二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為
此慮今市價皆可居三教口淡薄亦可自給可謂驢子作貴本主如言即門前
設小肆王與僕入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拔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願贖
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悲曰今
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目
至身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采笑居無
妮子排闥入女笑之照子罵曰婢子不

信隨人逃匿。若母令我傳去，即出索子。繫女與女怒曰：「汝一者得何，非奴之子。」
梓女斷於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惧奔出，苦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
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忍捨入客，客可掬曰：「我國知婢子無礼，須自來也。」女迎跪哀
啼，媼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悵惻，眠食都廢。急詣六河，異得賄贖，空則門
庭寂，人物已非。閨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資東
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
問看兒何狀，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肯已愛而
瞞之，詰其名目，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曾前有
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

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
 鬪好殺王亦不能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恙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孜
 往視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墮父落自是遂
 安由是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
 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嫗得譙頭橫施楚掠段北徙又欲奪其妾
 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男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
 認真也天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負販送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
 供億煩費不肯因大虧損嫗子索取者數年萬金其媼見牀頭金盡且

夕習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怒無命之適他出
謁頭自窗中呼趙曰柵欄中原無情好所徇徇者錢耳若依戀不去將撥奇
禍趙惧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
即出鰥頭書云知教兒已在膝下笑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徇悉前世之孽
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時無天日剝創裂膚仇火煎心易一展昏如歷年歲
君如不忌漢上雪便單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毋妨雖恐
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政
年十八笑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政怒皆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媼居則車馬方
盛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政愕立變色政驟進敘之賓客大駭以為

寇及視女尸已化為狐夜持刃逕入見媼增婢作羹夜奔近室門媼忽不見孜四
 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墜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局母子各
 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咎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荏苒野孜偽諾之剥其皮而
 藏之檢媼箱篋盡卷金貨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生既聞吳媼孜言
 在吾囊中驚問之出而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慟自搥轉側欲
 死王極力撫慰以兒瘡革孜急曰今得安樂所相忘槌楚耶母益怒啼不止孜泣
 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感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媼母子皆狐也孜承
 奉甚孝然悞謂之則害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物初不刺去之終當殺人傾產
 夜伺孜睡潛繫其手足孜醒曰我無罪王曰將潛爾害其勿苦孜大呼轉側不

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
力抵齒寒慙有聲又於肘腋脇陰等
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
夫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吳史氏曰妖蠱狐也不謂有狐而妖者至狐而鵠則敬而禽矣機理傷倫
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若謂
親徵饒更妖媚吾於蠅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
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僮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僮曰君飲嘗不醉

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
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醪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鼻
膠炙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痒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辭得視之赤
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
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便試之果然劉自是為酒
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空不能給

吳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耳適以益其富豈飲啄固有數乎或
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悲歎否歟

商人白有功言在滌河上見一人荷竹筴牽巨大二於鹿中出木雕

餘子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被自便令跨坐去道已叱犬
自起學解馬作諸劇壁而後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訖又作昭君
出塞別取一本離兒掉雞尾扱羊裘跨大泛之昭君頻面頰羊裘兒揚鞭
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曉城漆酒之女少豔美騷雅无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
女恒少可曾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
喜明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妹也悅而好之轉
用眇眇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入言果不虛謬十

一娘亦審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休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
 得來十一娘將婦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
 妾素無葭莩子親慮致訛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收贈
 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
 不之識甚異之曰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
 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攬垣
 來窺視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力侍兒泛之驚焉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預起
 曳坐褥問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

言近村者保舅家耳別後懸懸下思貧賤者豈貴人交與未登即先
哀慚作恐為婢僕下眼觀是以不果來通徑牆外過門女子語便一樓望
裏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洎秘密造言生
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
妹衣服優渥輒易易看見人來則隱匿矣幙間積立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
一日面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
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述封意夫人頗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味之
封眉暈滿頰嘿然指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自門外四
望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晉今果通此大序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又天

橫來相干章而得逃如此沒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
 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
 牆耳十一娘知不可晉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
 惋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空東村暮婦遇封女泣老嫗來婢喜非阿封亦
 惻然訊十一娘與居婢投袂曰三姑過我家姑一盼欲死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便
 家人知婦啓園門我自空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笑相見
 各道門闌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娘子未
 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婿然仇袴兒教不足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
 論十一娘感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漫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即

若妾少讀相人書願不參差昧與封一云侯蘭若十一娘與行去已先有明
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
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促室人暮果室曰我適物
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負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亦墮世情哉
此今高長貧賤者余當扶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笑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
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婢何物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世為正婦其不遂耳志若
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之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
好身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嬌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
生貧而多才意得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面艷婦涉冥想一更向盡

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謙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
 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丘生十一娘顧締永好請倩來也
 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鰥
 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媼訪范夫人夫人負之意見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
 所望深咎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為子求婚恐不諧
 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嘆曰不言
 但有涕泪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
 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自惟耽卧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
 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縊舉室驚愕涕泣 悔無所及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媼反